



《亚非文学专题研究》

小组讨论记录

题目：《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

组长：柏玉美

组员：吴丹丹、秦芳婷、刘璠羚
王佳艺、常慧颖、滕江红、丁旭东

研究生助教：杨文舒

任课教师：杨建

二〇一四年五月

本文以日本古代文学《源氏物语》和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对文本进行对比研究，从总体比较、内容比较、形象比较、主题思想比较等方面发现其相同点与不同点，探寻东方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体制下小说创作的差异，对同异性原因进行探微，得出比较结论。

一、总体比较

（一）、相同点

两部作品的主题同是表现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性，手法同是避免直接指涉政治而以男女爱情和感情纠葛为主，人物性格同样鲜明生动，心理描写同样细致入微。主题上两部作品都展现了贵族阶级腐朽淫乱的生活画面，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矛盾，揭示出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在写作手法上，两部作品都运用了曲笔、侧写、隐喻的艺术手法，都是通过妇女问题反映各自王朝历史命运的必然，把政治矛盾和斗争隐晦曲折的表现出来，但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2）、不同点

1.情感态度

《源氏物语》更加注重感情的“真实”，不求精神境界的超拔；《红楼梦》则在意道德取向，强调善与美的统一。再如源氏与宝玉尽管同样好色，但宝玉具有叛逆性格，源氏则止于“知物哀”的中性人物。

2.故事情节与价值

从故事情节看，《红楼梦》环环相因紧凑曲折，《源氏物语》则比较松散拖沓、节奏缓慢等等。《源氏物语》写的是一部贵族社会的“艳史”，《红楼梦》写的则是一部

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源氏物语》所描绘的社会面狭窄，主要写宫廷贵族，围绕源氏家族的生活起居，多写情人幽会，社会性较弱；《红楼梦》所描绘的社会画面广阔，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围绕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集中写封建社会的面貌，带社会性。因此，《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具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两部作品相较，《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造诣上都远高于《源氏物语》，这是客观的，毫无疑义的。

3.结构特点

《源氏物语》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单线发展的串珠式的艺术结构，是纵向的延伸；《红楼梦》的结构特点是采用多线发展的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是横向的拓展。《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以源氏的年谱为线索写成的。全书主干突出，主线裸露，不枝不蔓，简洁明晰，显示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美；《红楼梦》的作者基本上是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总纲，以宝黛的爱情为主线写成的。全书错综变幻，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枝不乱，显现出一种复杂、绚丽的。

4.小说意境

《源氏物语》以诗的意境见长；《红楼梦》以画的意境为上。《源氏物语》全书共引入近 800 首和歌，其中一小部分来自日本的《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还有一部分为作者自己所创作。作者对白居易的诗歌情有独钟，仅引用的“白诗”即多达 90 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贴《桐壶》，其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成为源氏三代人爱情故事的主旋律。《源氏物语》书中的 800 首凝结着美的意境的和歌像镶在精美项链中颗颗夺目的宝石，使得体裁为小说的《源氏物语》处处闪烁着诗的意境之美。和《源氏物语》相比，《红楼梦》中融有 120 首诗、8 首词、23 首赋、诔 1 篇，韵文数量虽不及《源

氏物语》多，但质量品位较高。如《葬花词》、《桃花行》、《五美吟》、《代别离·秋窗风雨夕》、《芙蓉女儿诔》、《柳絮词》等等，都堪称绝妙的诗词，且大多出自曹雪芹之手。因此，《红楼梦》在意境美方面可谓更胜一筹。

二、内容比较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手法同是避免直接指涉政治而以男女爱情和感情纠葛为主，人物性格同样鲜明生动，心理描写同样细致入微。无论是哪一部作品，都反映出皇亲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与对统治阶级的嘲讽，创作者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所以两部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由盛转衰的没落，作家用敏锐的眼光和透彻的分析能力，向世人道出了盖在表面繁华之下的阴影，看到了当时贵族已经腐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社会由盛而衰的现象。但是，《源氏物语》所侧重展示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过程，而《红楼梦》所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和在旧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过程。两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大悲剧，但其主题不尽相同，紫式部是面对过去，为光源氏唱的是哀歌，曹雪芹面向着未来，对贾宝玉唱的是赞歌。

3、形象比较

（一）、男主人公形象

光源氏与贾宝玉有着许多相通相似之处，论是作者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还是形象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品貌才学等等方面，二者都颇多相似；尤其是在性情上的多愁善感、温柔殷勤，对周围女性的泛爱无边、多有用心，他俩更是相通无异。但他们实际上是形同而质异的两个不同形象，他们在身世经历、生存环境、爱恋意向、思想品格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构成了艺术典型各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

政治、道德精神、理想追求的不同实质和深度。纵观源氏和宝玉“泛爱群芳，多有心”的情感表现，可见源氏是以“肉欲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不过是“悦容貌、喜云雨”。而宝玉却是以“灵性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是对女子们“敬而昵之、恐拂其意”的尊重和体贴。

（二）、女性形象

紫式部和曹雪芹笔下的女性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他们还着意勾画“女性的悲剧美”，都把同情倾注在了对笔下女性的塑造上，表达了对“美的失落”无可奈何的哀愁。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女性们的悲剧，而且也注意刻画了女性们的反抗斗争，如黛玉、司棋、鸳鸯等。而《源氏物语》则很少表现妇女的反抗斗争，那些身心都受到男子玷污、欺凌的妇女们，往往并不觉得屈辱、愤慨，而是俯首帖耳、麻木依从。

4、艺术风格比较

两部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紫式部笔和曹雪芹笔下，无论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丰满鲜明；两位作家都善于通过内心描绘的方式来刻画人物性格。两部小说都采用了散韵结合，诗文相间的艺术手法，都在以散文为主的情况下大量穿插诗歌、词曲，使之在抒发人物感情、渲染气氛、增强感染力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使作品显得婉约多姿、典雅艳丽、富有文采。但二者总体艺术风格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源氏物语》以其清丽、幽雅的境界，通过华美、婉转的语言和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人间的离愁别恨写得淋漓尽致。全书基调清新恬淡、温柔委婉，显示出一种柔婉之美。《红楼梦》以其绚丽、含蓄的意境，通过华美、

哀怨的语言和大量精致的性格刻画，把人间色彩斑斓的悲剧写得雄浑悲凉。全书基调缠绵哀婉、悲慨苍凉，显示出一种悲怆之感。

5、主题、思想比较

许多论文对两部作品主题的比较分析大同小异,大多是从社会、历史、时代、文化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作出概括。杜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谈》认为,从主题思想来看,《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一样,都展现了贵族阶级腐朽淫乱的生活画面,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矛盾,揭示出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李力《末世的衰歌——〈源氏物语〉和〈红楼梦〉比较琐谈》是从“末世”的角度阐释两部小说的主题思想,认为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是两部小说的精髓。两位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悲剧性主题和儒佛思想对两部作品的影响,在主题思想的比较中,其研究深度和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中从悲剧性主题思想的角度来比较这两部作品的文章尚不多见。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左晶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以《〈红楼梦〉和〈源氏物语〉的悲剧审美比较》为题,首先从几乎无事的悲剧、贵族世家的没落悲剧、女儿悲剧来阐述两部作品在悲剧表现上的相同点,其次从悲剧审美旨趣、悲剧冲突模式、悲剧审美感受的角度阐释了两部作品在悲剧内蕴上的差异点。这篇论文结合西方的悲剧理论,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两部作品在悲剧上的异同,这种见地有别于前面只把女性的悲剧结局、女性美的毁灭为主体的悲剧论,是较新颖的观点。

6、好色文化比较

（一）、日本“好色”文化传统

《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物语中被称为“色好み”的男性要对女性表现出不知疲倦的、持之以恒的、广泛的追求，这样才能被称为“恋爱英雄”。而一旦专情于某一女子，那就失去了“色好み”的资格。《源氏物语》就产生于这样“好色”的文学传统、文化背景中，小说主人公源氏继承了“好色”的传统。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滥淫”者、“色情狂”，作者对他的基本态度是赞赏和肯定，甚至美化、恋慕和崇拜。中古日本人在性爱观上的彷徨和对“好色”的价值判断上的矛盾：在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一方面开始对爱女色加以否定，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留恋着固有文化的性爱观。

（二）、中国对待“好色”的态度

与日本文化对“好色”基本上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不同，中国文化总体上持贬低、批判、否定的态度。《诗经》中许多描写性爱、爱情的诗被认为是“好色”、“淫奔”之诗，实际上，自汉朝思想大一统以来，在正统的、主流的文化观念中，“好色”往往是与“贪淫”联系在一起的，被看作是“好淫”。与日本古代对“我交人之妻，人亦求吾妻”的赞赏截然相反，中国古代所说的“淫人妻子，妻子淫人”。

（三）、不同好色观对创作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从礼乐教化的角度出发认识“好色”，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评价“好色”；日本固有的文化则淡化伦理思想，不以伦理道德的善恶来审视“好色”，而从情感、审美出发，采取以真、美为主的判断、审美基准。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也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对文艺作品的“好色”更是喜欢戴上伦理道德的“有色眼镜”来观看；而日本在这方面的伦理道德色彩则很淡薄。

《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行为的，而是以此为题材引发读者的兴叹、感动、悲哀，即表现出“物哀”之情，让读者内心的情感超越这违背伦理道德的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将人世间的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曹雪芹似乎有意提出中国文化所特别敏感的“好色”这个“公案”，并要作一了断。首先，他也从伦理道德角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好色”：一种是贾赦、孙绍祖型的，是种“好淫”；另一种是宝玉型的，是“好色而不淫”。

其次，曹雪芹描写的贾宝玉的“好色”既不属于“好色即淫”一类，又不能归于传统的“好色而不淫”一类。它有着超越传统文化“好色”观的崭新的内涵，那就是研究者所说的“泛爱”、“博爱”、“兼爱”，其中蕴含着一种超越了狭义的男女爱情的新型的情爱。这种新型的情爱不是完全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生发出来的，它有一定的审美意味、宗教情愫，具有超前的因素，因此不能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它。这一点与《源氏物语》倒有一定的可比性。

七、创作观比较

（一）、“真”的层面：“真情真事”与“真情实感”对比

曹雪芹在小说开头的那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说明这部小说是用他的真情灌注而成，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也是有其亲身经历作为支撑的。除了利用正史和野史中的记载和传闻进行考证外，从小说本身也可以看出作者记录现实的痕迹。

在“甄”与“贾”——也即“真”与“假”之间，曹雪芹用曲折的手法来表现出自己的真实寓意，他自己的身世际遇，正可如是观。

相比较而言，《源氏物语》中所包含的则是“真情实感”。对于紫式部来说，“真

情”就是在当时盛极而衰的时代去感悟社会与人生易逝的情怀，“实感”则是她用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生经历去切实体察时代、人生和自然的表现，其中尤以物哀精神为特色。

曹雪芹的“真情真事”与紫式部的“真情实感”，虽然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以及人生经历的相似，而表现出某些相似性——比如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但因为思想文化渊源的不同以及儒道释在两国发展的情况互异，所以同样是“真”，但内涵是有别的。

叶渭渠曾指出，宝玉和源氏“虽然都是在尘世生活和遁世理想之间徘徊，但贾宝玉的出家是立足于来世，而源氏是立足于现世的，他的企图遁世完全是停留在观念上。在清朝的时候，道教的发展情况与汉朝早期利用黄老学说来休养生息，与李唐王朝的崇尚道教以给予自身合法性地位都不同。清朝时，道教已经发展完备，包容性、协调性，使其能够在民间得到极为广泛的接受和流传。而紫式部所处的平安王朝，她所接触的道教，还远未达到那种成熟的地步，所以在遇到磨折时，源氏是立足于现世的，而宝玉则寄托于来世。是可以从道教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这是事物萌芽期与成熟期的分别，不能以此做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造成这种差别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需要注意的。

（二）“善”的层面：伦理的疏离与礼法的规约相较

从《诗经》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爱情和性的态度并不忌讳，这在后来的文学艺术和风俗传统中亦可屡屡见到，只不过由于宗法制的形成，人们受礼法的约束越来越严，心中自然的性情也就被遮蔽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其所提出的礼法观念则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规则。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善与恶即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随着古代社会的不断演进，礼法对中国人心性的规约也愈加严苛，这在《红楼

梦》中有非常明显的展露。曹雪芹这样安排，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出当时礼法的森严，那是很难逾越的屏障。这种屏障对人性的遮蔽，是更潜在，也是更有力的。

而日本人——尤其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他们并没有将道德与“忠义”等“人生重大事物”相联结。，日本人便将道德和所有能导致其陷入矛盾状态的事物隔离开来，《源氏物语》中那些在我们看来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一旦行为主体表示忏悔，很快就会得到大家的谅解，正是因为道德的这种疏离状态，使人们没有将其作为判断一个人内在品质的准则。《源氏物语》中很少出现抗争的局面，这部书里的嫌隙与不平，虽然与“忠、孝、仁、义”等有关联，但总能在美的陶冶和宿命的观念中得到化解。

（三）“美”的层面：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各美其美

虽然这两部书中均有一些喜剧性的人物，但总体看来，仍是悲剧人物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这些悲剧人物又是令人思索不已的圆形人物。源氏身边那些只追求声色的人物即可理解为扁平人物，《红楼梦》里的薛蟠也是这样的人物，正是有了这些丑角的映衬和充实，名著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比这两部名著中的圆形人物的不同，也可以从中发现《源氏物语》中的圆形人物，其性格的各侧面之间是互不干涉、协调一致的，而《红楼梦》中的圆形人物，其性格的各个层面是在矛盾中体现对立统一的。

紫式部是将作品呈现给皇帝，这种写作所具有的消遣性决定了其创作所遴选的题材与风格，均与当时的贵族生活息息相关，表达的是他们优渥而感伤的心绪。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撰写此书的一片深心。《红楼梦》中虽然也有许多情景交融的描写，但曹雪芹意在抒发心中的悲凉抑郁之气，他让贾宝玉、林

黛玉和晴雯等具有顽强的反抗性格，从而使其言行均具有一种特有的“风骨”

作者的写作理念同样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之中。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两部小说均表现得跌宕起伏，但又各具风姿。这两部小说虽然都是描写几个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消长，但在《源氏物语》中，源氏是身居高位，而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做的是“富贵闲人”；源氏的一举一动，要顾及到朝廷的颜面以及自身的地位，他和许多女子的来往，因此总是小心翼翼，况且他也不仅仅是想和对方在精神上有共鸣，而是希望更进一步发生关系，紫式部正是以源氏的得势与失势以及他和女子们关系的亲疏来谋篇布局。曹雪芹同样也以荣宁二府的“得势”与“失势”来掌控全篇，但作为男主人公的贾宝玉，和源氏比起来就纯粹多了：他钟爱这些充盈着灵秀之气的女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非分之求，只要能在大观园里看着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就已经很开心了，曹雪芹通过设置一系列连环曲折的情节，来让贾宝玉不断地看到香消玉殒，他和这些女孩子们的相知与分离都在草蛇灰线似的结构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